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專知而大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眾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齒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樂嘗聞道者也可為眾父特不可為眾父父耳眾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為眾父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眾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齒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形五

武林道士楷 著 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鴉居而敷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鴉居則無意求安敷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

德就閒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不間也故至極奇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聖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鴉居則不知所處敷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觀也神僊之說

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為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致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其致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說則去而上僊矣為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

疑獨上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為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為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為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為

之德適所以為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以堯為體道聖人今含有超無適為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執居無常處穀食仰物而足為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則三惠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使人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也執居不營巢穴穀食無求而飽鳥行則無留迹與物皆昌樂時立事脩德就閒雌靜自守也脫去塵穢躡景乘虛白雲喻道悉帝鄉真境也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再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腐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人也執居無定所穀食非自求鳥飛而無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

之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惠謂少壯老即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已接與超而辟術蘇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為道之贊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舜於吹竽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十八而徂落魏魏蕩蕩超乎三惠之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吾子辭為諸

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聞行邪無落吾事他他乎耕而不顧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聞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同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故夫之不求得之不解忽然而往何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聖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奇遠迹於子高使素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宰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素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為神禹德至於神則

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明君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為諸侯至禹而退耕於野蓋謂堯治天下以無為民不待賞罰而有所勸畏今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詳道註玄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為惡當而

不知其為信為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為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表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悅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

碧虛註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博而伯成子高之論尤志絕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他邑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及朴之意庸齋云此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他邑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賞罰而民不仁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嗚嗚嗚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緜緜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而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

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為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

為則其懷中為有物有物而養之德小矣無心為言而自言者合於嗚嗚嗚合與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緜緜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為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它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為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雲霧喙鳴合與天地為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緣緣非斯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呼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其得而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得其在我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為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

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於德則實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為而未嘗為故合喙鳴喙鳴者無心於言為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天地為合者宜知之所能為哉緣緣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雜乎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大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

○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至於與天地為合則復歸於據聖人之事也其合緣緣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強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稟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靜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鳴喙鳴合自

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

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兌閉門妙理冲默至德冥深同手大順之道矣

劉宗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者非久安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實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庸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間無間便是涓然者有分便是黎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而為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則大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也喙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緼緼猶泯泯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為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

以生各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肇於斯而為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觀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為人物得之而為物是也且然猶離離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際此之謂命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為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觀世俗以此為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物各有生理唯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脩今謂脩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喙鳴即擊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緜緜若昏猶子母氣應呼吸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六

武林道士楷伯秀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復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郭註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矣懸字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

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為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為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則可不可然不然易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為而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辨而不知其所以辨也此二者雖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奚足以為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復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異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為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